

DAMO HUANGWU
MINGUO WENREN DE
BEIGE YU KULIAN

大荒漠



民国大写真系列

沧浪云 编著

狂亦有道

民国称衡 章太炎

最熟悉的陌生人 黄侃

旷世怪才 辜鸿铭

疑古健将 钱玄同

书生本色 傅斯年

出山还比在山清 丁文江

文人末路 陈布雷

哀叹一声 黄远生

……

民国钩沉，追怀远逝之尘斑驳影，
斯人已去，触摸往昔之文士豪情；
悲歌不息，倾听英杰之喜怒哀愁，
苦恋未泯，召唤后辈之凭吊叹咏。

民国文人的 悲歌与苦恋

K825.4/108

2008

大漠荒茫

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

沧浪云 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荒芜：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沧浪云 编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4

(民国大写真)

ISBN 978-7-80214-435-4

I.大… II.沧… III.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7146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三河小窝头装订厂

开本：150x226(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08 年 7 月 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435-4/K·456

定价：2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狂亦有道” 1

第一章 章太炎：“民国称衡”章太炎 3

第二章 黄侃：“最熟悉的陌生人” 19

第三章 辜鸿铭：“旷世怪才”辜鸿铭 37

第四章 钱玄同：疑古健将钱玄同 57

第二部分 “诤友难当” 79

第五章 傅斯年：书生本色傅斯年 81

第六章 张君勱：“一代宪章空有愿” 111

第七章 丁文江：出山还比在山清 123

第三部分 “误入宦海” 149

第八章 陈布雷：文人末路陈布雷 151

第九章 蒋廷黻：怎奈何阴差阳错 171

第十章 翁文灏：为他人做嫁衣裳 187

第四部分 “一校之长” 205

第十一章 蒋梦麟：最是遗憾教育梦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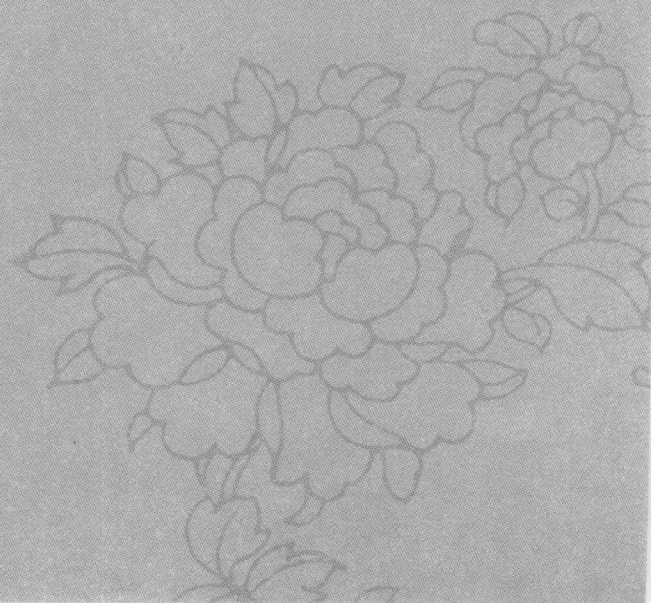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罗家伦：治校从政两喟然 223

第五部分 “报人遗魂” 243

第十三章 黄远生：哀叹一声黄远生 245

第十四章 邵飘萍：纷扰乱世一飘萍 257

第一部分 “狂亦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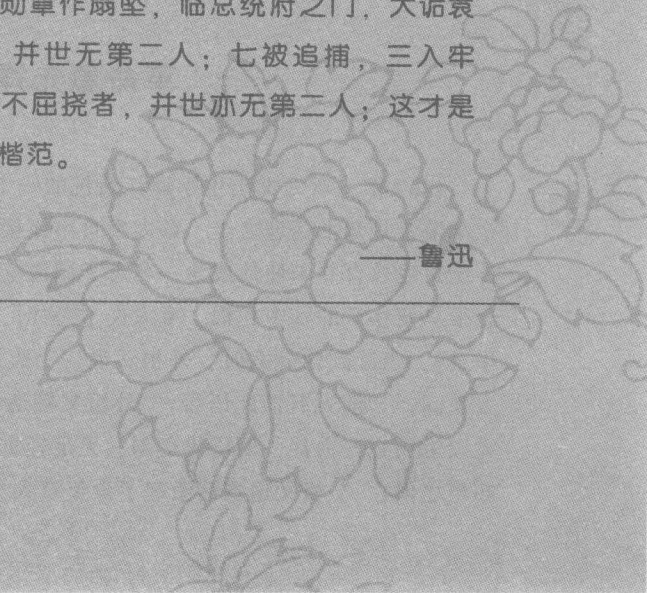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章太炎：“民国称衡”章太炎

考其平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



经典话语：“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代表作品：《尴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诸子学》、《齐物论》、《国学讲演录》

悲歌概括：“一惊叹章之风骨竟与祢衡如出一辙；二赞叹章之言行足令袁世凯畏惧三分；三喟叹章之精神在当下社会已不复流行。掩卷沉思……呜呼！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太炎先生咏矣！”

雅名绰号：“有学问的革命家”、“清学殿军”、“民国祢衡”、“章疯子”

挚友门生：宋恕、孙诒让、黄侃、钱玄同、曹聚仁

想必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会对其中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印象深刻。狂士祢衡裸身朝堂，击鼓骂曹，其视权贵如粪土之豪情令后人景仰。1700年之后，民国又出了一位“祢衡”。此人不畏当道，倡言革命，且清狂之风骨丝毫不输于前人。他便是章太炎。

革命急先锋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澐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12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



章太炎创办的《苏报》

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他开始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活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他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千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瘐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泻，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

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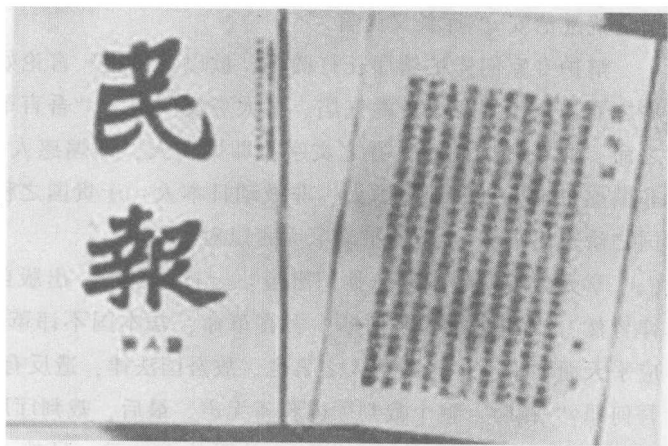
“民国称衡”章太炎

鲁迅先生曾十分推崇章太炎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誉其为“后生的楷模”。

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听过这番“疯言疯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他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啥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自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



《民报》

《民报》是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同盟会最重要的机关报，是当时大型政论型月刊，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章太炎曾亲自主编 16 期，发表文章 83 篇。

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专家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摇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

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的气焰。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孤身闯虎穴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

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一千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衎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搬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章太炎从此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

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

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土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

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